

黯晦消沉的福胜寺

□ 石正祥 文/图



在滕州市柴胡店镇北、济枣公路的西侧，有一个叫大庙的村庄。其实是该村于1986年,因受地下采煤影响,从其东2公里的地方——“老大庙”搬迁到此的。说起这个大庙村，寓含着一段悠久、辉煌的历史故事。



“大庙”与“四大金刚”

据《柴胡店镇志》和北宋太平兴国六年（981年）所立庙碑记载得知，原来此村因有匡、王两姓人家居住，村名叫匡王村；后因匡姓迁徙他乡，村内仅居王氏家族，村名被称作王村。唐代在该村村东修建了气势恢宏的福胜寺，俗称“大庙”，该村一度有“王村大庙”之称，后由于姬、张、朱等姓氏的迁入，村内人口增多，村庄逐步与“大庙”相连，该村渐次简称为大庙。

佛教自晋朝由印度传到了中国后，由于封建皇权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，非常重视佛学的普及。特别到了唐代，达到了鼎盛时期，全国上下，不管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都以信奉着“佛”和“道”等封建迷信。出现了“五里一庵、十里一庙，(大)户设佛堂”、“寺院、庙宇林立”的局面。在这种背景

下，在此村村东、千山脚下薛河古道的西岸，建造了宏伟壮观的福胜寺。当时，寺内就有供奉佛像信徒祈祷、崇拜的大殿以及各类法堂、僧堂、厨房、善门等建筑30余间，形成了一座坐北朝南，以中轴线东西对称，融佛学建筑风格与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为一体的寺院。门殿东西两侧，有彩塑“哼哈”二将门神，手持金刚杵，威风凛凛。正殿内三尊彩塑佛像，称过去、现在、未来“三世佛”。正中为现世佛释迦牟尼，左为过去世燃灯佛，右为未来世弥勒佛。高居莲座之上，令人肃然起敬。东西两侧，分立彩塑的四大天王。左为东方持国天王和南方增长天王，右为西方广目天王和北方多闻天王。因他们手中都持有金刚武器，故民间俗称为“四大金刚”。



被列入滕州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

其他配殿内塑像还有“安忍不动如大地，静虑深密如地藏”的地藏王菩萨、专门接众生往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阿弥陀佛及十八罗汉等。元代，在此又兴建了白衣阁大殿、配堂等建筑10余间。大殿供奉着端坐莲花盆内的观世音菩萨，左前方塑有散财童子像，右前方塑有龙女像，右侧塑有送子爷爷和送子娘娘。后堂供奉着玉皇大帝。到了明代，扩建了天齐大殿、阎君殿、东西廊房等10余间，塑有天齐王（泰山神东岳大帝）、关公、阎君神像和判官、小鬼以及各种下地狱受罚的人物像。塑像个个或慈颜善目，或微笑大度，和蔼可亲；或怒目圆睁，或青面獠牙，令人毛骨悚然。还设有

下油锅、挖眼、割舌等场景，让人恐怖万分。仿佛在警示人们“作恶”后，即使到了阴曹地府阎王爷也不会放过你。后又另增了土地庙和财神庙等。至此，已形成了一座深邃通幽、殿堂厅廊雄伟壮观、错落有致，释道儒相融的寺庙。平时，这里的香火旺盛，四邻八庄的善男信女来此，或求神拜佛、烧香许愿，或消灾免祸。特别到每年农历正月初八逢庙会，那真是人山人海，甚是热闹。周围的“小庙”与此无法相比。

福胜寺也曾多次经历战火，部分建筑设施遭到损坏。但先后都及时修缮完好。有记载的分别在宋代元丰年间和明清两朝都曾对

福胜寺进行大修过。而在民国初期的军阀混战和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时期，福胜寺再劫难逃，多数建筑被毁。从此，寺内的僧人也陆续被遣散还俗。解放后，寺内建筑和田亩被收归集体。上个世纪60年代初被改建学校。不久，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，寺院被彻底拆除。现仅存部分庙基石和一株古槐遗迹。该遗址于2008年被列入滕州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这里，至今还延续着每年正月初八的古会。

时光流逝，岁月如歌。福胜寺已经淡出人们的视线多年，但对于那段厚重的历史，永远融入在“大庙”这个村庄里。

传奇姑嫂山

□ 吴兆雷

清代峰县人、翰林院编修李克敬在登临仙坛山时，有感而发《姑嫂山》。“小姑不愿如嫂长，江南江北避彭郎。嫂不望夫姑不嫁，携手皈依仙坛下。昨日云光为画眉，娇羞无语双泪垂。云光可扫泪可洗，姑嫂之心不可转。”这首诗写的是西王庄镇宋楼村南部姑嫂山的民间故事，读来给人以凄美的感受。

据传：过去在仙坛山北住着一户人家，无父无母，只有小夫妻和小妹妹三口人。男子叫闫江，妻子是邻村的一位农家女，虽然出身小门小户，但和妹妹一样长得也有几分姿色。他们刚刚成婚，小夫妻你敬我爱，一家人和和睦睦，日子虽然清苦些，但也过得很幸福。姑嫂两人经常到仙坛山东的土山上打柴割草，休憩时常到山下的石池梳洗。此池由山间清泉水汇聚而成，清冽甘美，姑嫂两人蹲在水边，美丽的容颜倒影其中，宛如一对姊妹花，她们有时望着，自己也会露出幸福的笑容。

上天也会捉弄人，正当他们一家沉浸在欢乐幸福中时，男子忽突然身患重病，没过多久就撒手而去，抛下了这对可怜的姑嫂。家中失去了顶梁柱，姑嫂两人感觉像天塌下来了，她们呼天抢地，悲痛欲绝。埋葬了男子之后，妻子发誓为丈夫守志，娘家人很是着急，一边劝说，一边托人说媒，可她坚定决心誓不改嫁。小姑看嫂子一人孤单，也发誓不嫁人，就这样姑嫂两人相依为命苦度日月。可总有一些浮浪子弟调戏、骚扰，为躲避麻烦，姑嫂两人双方来到仙坛山下的尼姑庵削发为尼，孤灯清影，打发余生。

一个夏日的傍晚，小姑到山上打柴还没有回来，嫂子很是担心。她带上镰刀到山上四处寻找，最终在土山东的山腰上看到一片长长的血迹。她顿时大脑一片空白，顺着血迹，来到山洞前，一股腥臊味直扑过来，这时，她看见小妹的绣花鞋和一堆白骨胡乱地丢在乱石青草中，眼前直感到一阵眩晕，她郎朗当当走过去，捡起小妹的骨头和鞋子抱回庵来。

“小妹一定是被蛇害的，被蛇害的！”她整日在庵中痛哭着，整个人哭的变了形。

“主人，不要哭了，我去给小主人报仇！”一天下午，当她抱着小妹的遗骨痛哭时，忽然听

到说话声，她收住哭声四处张望，除了自家养了十多年的大白鹅外，什么也没有。只看见那只鹅定睛看着她，开口继续说“咱给小主人报仇，杀死山上的巨蛇。”她不敢相信自己发现的一切，快步走过去，抱住大鹅长长的脖子。

“是你说的吗？你能为小妹报仇？”

“我能，不过你得做一些甜馒头放在巨蛇洞口，引蛇出来。在我与蛇搏斗时，不管我处境有多危险，你千万别叫出我的名字。”

她按照大鹅说的做好了甜馒头，就和它一起来到了巨蛇的洞口。刚将馒头放好，就见碌碡砖的蟒蛇伸出头来吞吃。说时迟，一道白光闪过，那只大鹅早已扭住了蟒蛇的头颅，蟒蛇疼痛的冲出洞来，与大鹅搏杀在一起。蟒蛇逐渐变大，大鹅也随即变大，在半山腰拼命地撕咬着。只见那条蛇张开血盆大口咬住大鹅的身子，大鹅也紧紧地扭住蛇的颈部，她紧张地喊了一声：“鹅儿，小心！”抡起镰刀狠命地向蟒蛇头部、身上一阵狂劈，那条蟒蛇疼痛地在乱草中翻滚，大鹅变得和原来一般大，但嘴仍然紧紧地撕咬住蟒蛇，猛地，那条蟒蛇放开大鹅，咬住了她的脖颈，将她咬死后，又将大鹅甩掉，负痛飞向北去，没多久死去，化作一座蛇山；而那只被它甩出去的大鹅也化成了鹅山。姑嫂深情感动了天神，将她们幻化成两座山头，后人遂将此山命名为姑嫂山。

西辛安村

□ 刘永久

滨湖镇西辛安村位于滨湖镇最西南，西邻微山湖东岸，北与滨湖煤矿、滕州港相邻，南接微山县留庄镇。该村508户，2100人，辖5个生产组，是一个明朝初期1368年由山西王氏迁入的古老村庄。该村物华天宝，人杰地灵，民风淳朴，风景迷人，具有独特的人文景观。

相传该村王姓胖大老爷喂了99头水牛，经常把自家喂的用于耕田种地的牛赶往村东南河坑里给牛洗澡，每次放进去都是99头，而一到河坑里就成了100头，财主发现这奇特情景后，也是异常吃惊，于是使用红布条将99头牛全部系上，看是否还是100头，后来，那个未系红布条的牛，似乎感觉到什么，于是便变成一团青烟，往西南方向飘去。打那以后，西辛安村就不再像以往那样兴旺了，为纪念那头默默无闻，无私奉献，给西辛安村带来好运的“义牛”，西辛安村的人民特立石牛一座，以示教育

后人。

在“义牛”存在的日子里，西辛安村一直是人丁兴旺，人才辈出。明朝正德年间，本村王姓就出了一位一勇之夫，因为评定叛乱有功，被当时的皇帝封为嫖姚都尉，给他建了“官老爷庙”，并特批该都尉“见官大三级，上殿不谢君，下殿不辞王，两手并肩王”。西辛安王财主家有良田千顷，每年粮食丰收时节，他都会村东南角的河坑上扣上数千平米的木板架，用于打场，木板架下用红绸缎布条系上不计其数的铜铃，用99头牛拉“十八块半碌轱”进行打场收粮，牛用力拉碌轱踏在木板的振动声与木架底下的铜铃摇晃声一同响起，相互交织，十里八乡的人们都能听到，奏出了一曲丰收的音符，人们把这种打场形式取名为西辛安村的“打响场”，流传至今。为纪念那只默默奉献的“义牛”，村里把此坑塘实施了环境治理，并取名为“德馨园”，以此来表示